

狗年将至说说狗

□潘江涛

我不养狗,但打心里喜欢。狗年将近,就该说关于狗的吉祥话了。然而,抓耳挠腮,想找句好听一点的话语,着实不易。

一部中国大辞典,关于狗的成语有26条,条条都是贬义。而且,一涉及到人,几乎都很难听——骂人长得难看,狗头鼠脑;骂人心性险恶,狼心狗肺;骂人为权贵帮凶,走狗、狗腿子;骂人口出秽语,狗嘴里吐不出象牙;说人文章写得烂,狗屁不通……凡此种种,不一而足。

狗是人类最早驯化成功的动物。人狗相伴,与狗有关的许多污蔑之词,是人为强加的。像“狗改不了吃屎”,虽说是一句骂人俗语,但谁都知道,饮食习惯与生俱来,“甲之美食,乙之毒药”,屎对狗嘴,谁能断定不是美味?由此及彼,换位思考,那些狗言狗语就有另一层含义。譬如,“狗急跳墙”,说明狗的弹跳力好,有一技之长;“狗拿耗子”,佐证了狗有见义勇为的美德;“狗皮膏药”,足见狗对医疗有特殊贡献;“狗头军师”,证明狗是有思想的军事家;“狐朋狗友”,说明狗和狐狸一样擅于交际;“嫁鸡随鸡,嫁狗随狗”,说明狗亦倡导夫妻和睦、相敬如宾。狗还是打假的英雄,坚决反对“挂羊头卖狗肉”。至于“狗眼看人低”,则反证了狗的自信,因为就连万物之灵的人,在它眼里也是矮上三分。狗最早实践“大丈夫当借势而行”,于是就有“狗仗人势”之说……

毋庸置疑,狗是人类的朋友,但如此这般脑筋急转弯,也许会遭人异议。因为人们在评说狗的时候,历来都是见仁见智,甚至大相径庭的。究其原因,不外乎二:一是与狗的关系,即是否狗的主人;二是有没有被狗凶过或者咬过。其中,关系是主要的。诚如梁实秋所说:“狗咬客人,在主人方面认为狗是克尽厥守,表面上尽管对客抱歉,内心里是有一种愉快,觉得我的这只狗并非是挂名差事,它守在岗位上发挥了作用。所以对狗一面苛责,一面也还要嘉奖。”

梁实秋的实话有多少养狗人认同,我们不得而知。但我们知道,狗忠勇侠义,遵从和护主行为无不发自内心。在它眼里,除了主人,“旷兮其无物”。唯其如此,狗的忠诚脱离了人间贤愚不肖、是非善恶的价值判断,普适于所有成为它主人的人,也因此赢得了主人的由衷嘉奖。

据说,狗有80来个品种。我最喜欢的,还是俗称土狗的中华田园犬——命贱,低调,卑微。旧时穷苦人家给孩子起名,特别是男孩子名字中有个“狗”字——狗娃、大狗、狗儿等等,似乎更易养活。而“犬子”则成了某些父辈对自家儿子的谦称。

任何动物都有灵性。特别是狗,通人性,有灵犀。“文革”期间,钱钟书、杨绛夫妇被遣河南五七干校,日出而作,日落挨斗,在极度恐惧、疲惫、寂寥之中,遇到了一只小狗。后来,杨绛的《干校六记》之一《“小超”记情》,讲的就是两位白发老人与一只小狗的相依之情。

还有,诗人流沙河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亦被遣返回乡当木匠,起初邻里相处甚好,“文革”中却翻脸不认人,只有邻家小狗“依旧对我摇尾又舔舌,我说不要这样了,它却听不懂,语言有隔阂”。他的《故园六咏》之一,咏的便是这位“芳邻”。

狗不嫌主贫,即便主人沦为乞丐,它也街头相随、风餐露宿,不离不弃。晚年的徐渭贫寒之至,“鬻手以食,有书数千卷,斥卖殆尽,幄篋破敝,籍蒿以寝”(钱谦益),忍饥挨饿,月下徘徊。1593年,73岁的徐渭死于一堆残书旧稿之中,身边唯有一狗送行。

前两天,读到了著名作家韩浩月的散文《哭出来的日子》,又被与他老父相依为命的那只小狗所感动。文章说:“父亲出殡那天,只要看到戴孝的人,小狗就摇尾作揖,看见没戴孝的人就狂吠不已。以后每当四哥回乡给父亲上坟,小狗见到四哥,第一个动作就是作揖。怕我不信,四哥翻出手机里的一张照片,那只看上去很平常的土狗,真的立起后腿,用两只前腿给四哥作揖。(2017年11月《散文》) ”

“马有垂缰之义,狗有湿草之恩。”人世间,这样活生生的例子不胜枚举。但从历史上看,人们对狗的好感,还有一个重要原因,就是狗能看见人类看不见的东西,听到人类听不到的声音,每到关键时刻,皆有杰出表现。晋代有“黄耳传书”,《汉书》有“灵犬湿草”,《古今笔记精华》有“义犬救主”……

记得兰溪乡贤李渔爱狗敬狗,曾为狗写过一篇歌功颂德的奇文《不偶于职、心专志粹、舍生御犯、忧勤尽瘁、行藏合古、谄时识机、忠主不渝。

狗是否有李渔所说的“七德”,姑且不论。但我知道,坊间“人不如狗”之俗语,含义颇丰。我还知道,人世间不乏以做狗为豪的名人。

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郑燮(郑板桥),因佩服明代徐渭(字文长,号青藤)的“才高而笔豪”及有“倔强不驯之气”,曾刻有“徐青藤门下走狗”的闲章。

无独有偶。晚近的艺术大师齐白石更是“变本加厉”,自称是徐渭、朱耷、吴昌硕“三家”走狗:“青藤雪个远凡胎,老缶衰年别有才。我欲九原为走狗,三家门下转轮来。”

前国家审计署署长李金华也是一个自称为“狗”的人。他曾说“审计是国家财产的‘看门狗’”,此说通俗生动,深得百姓喜爱。

愿意做狗的不仅中国有,外国也有。有名的就是赫胥黎。他公开声明:“我是达尔文的忠实犬吠。”我正在磨利我的牙爪,以准备保卫这一高贵的著作(《进化论》)。”

行文至此,忽然想起两位文化名人:一是台湾作家李敖,二是以仇狗著称于世的鲁迅,恰好拿来作结。

李敖说:“我认识的人越多,我就越喜欢狗。”此话是“人不如狗”的延伸,足见李敖的骂人水准。其实,人与狗是没有可比性的,把人和狗并列起来的时候,多半是作贱人,却非抬高狗,仿佛狗从来就不如人似的。但是,世间的一切都是相对的:人比狗好,这是自然进化的结果;拿狗和一部分人作比较,狗确实不一定败北。

鲁迅先生对狗也极有分析,说过“便是狗罢,也不能一概而论”,他最厌恶的是那种只知讨主子欢心,一脸媚态的叭儿狗。有“书”为证:“我生长在农村中,爱听狗子叫。深巷远吠,闻之神怡。古之所谓‘犬声如豹’者就是。倘我偶经生疏的村外,一声狂嗥,巨獒跃出,也给人一种紧张,如临战斗,非常有趣。但可惜是叭儿狗。它躲躲闪闪,叫得很脆:汪汪!我不爱听这一种叫。”(《准风月谈·秋夜记游》)

作者简介

潘江涛:笔名“三川”,祖居婺江源头磐安。潜心入婺饮食文化的思考梳理,出版有《金华味道》《食美金华》两部专著。现为金华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,浙江省散文学会常务理事。

塘里一组

□李向青

红藤三首

素椅闲庭共石旁,
流云苍瓦共山乡。
浮生或恐比秋淡,
故教红藤画满墙。

二
秋影筛云未有尘,
半庭小坐暖如春。
野藤竟日无拘束,
直欲翻墙做主人。

三
恣肆秋藤无赖身,
忽然自笑太天真。
红尘本是闲来客,
各占春风作比邻。

细极的爬山虎

世间造化未偏差,
但看无花胜有花。
岂必执心香与色,
此生瘦极即清嘉。

临江仙四首

塘里印象

乍看平凡天地,分明不似寻常。
轻歌小调起澄塘。
白云浮淡远,落日曳苍茫。
莫问今宵何处,牛栏一醉何妨。
当年岁月此中长:
灯稀星小小,人在梦中央。

休闲长廊

道是孙权后裔,笑他想法新奇。
残砖枯木费游移。
老墙生趣味,多肉正葳蕤。
仿佛春风静止,闲看岁月突围。
小村故事语迟迟。
水车故偷听,落日待相持。

书屋

淡捧闲书一卷,蕉庭坐慢流年。
阳光鬓角任流连。
温柔心上起,岁月欲成眠。
浮事任他千丈,红尘解作鲜妍。
此生长愿老林泉。
东风收瑞雪,夏日拾鸣蝉。

塘里诗巷

本是吟中气质,况兼梦底情怀。
谁持油伞巧安排。
足音如句逗,深巷久相猜。
故事相逢几处,春风诗意成灾。
书香款款月盈阶。
人声共鸟语,翠色欲相埋。

一屉小笼包

□李王盛

“中午想吃什么?”牵着外公的手,走出中医院门口时,我又问了一次。外公想了想,说:“就吃小笼包吧,好咬些。”

记忆中,外公并不爱吃小笼包,这是外婆喜欢的食物。时光真快,三十年前,他们的头发只是偶有白丝。外公外婆喜欢看电影。电影院那时还在解放街边,晚上电影一散场,看完电影的观众,会像一道洪峰,瞬时填满解放街及两侧的小巷口。我们仨——外公、外婆、我——常夹杂在这道洪峰中,或在八间店对面的小菜场,或在上街小旅馆附近,坐在路面简易的木桌椅,一起享受两屉小笼包。

一屉小笼包6角5分钱,一碗馄

饨1角5分钱。若省钱不点馄饨,吃小笼包会配一碗免费的白汤。那时感觉白汤特好喝,现在回忆起来,就是切碎的榨菜加点小葱末再加点味精,白开水一冲,居然占据了我童年美食的制高点,无法替换。

照例,那两屉小笼包,外公外婆一屉,我一屉。我人小吃不了一屉,然后外公就会提高声调,在昏暗的灯光下,面部做出夸张的表情,假意很辛苦的样子,帮着一起消灭。这时,我就会被逗得非常开心,大声笑起来。

今天,我们只点了一屉小笼包,另点了一份肉馅麦饼,两碗馄饨。外公很认真地对待着小笼包,蘸了点醋,“哟,这醋好像兑水了,现在的商

家,嗯,嗯……”他习惯地与我做做鬼脸,不同的是:“来,盛,你也吃几个,我吃不下这么多。”我笑着问:“要不要我也很辛苦的样子,吃给你看看?”外公瞬间头一扬,眼眯成一条缝,嘴巴张着老大,腼腆地笑着。这是他感觉不好意思时的专属表情。

三十年前,他俩拉着我的手,挤在高大的人群中逛街,特有安全感;现在,我牵着他俩的手,在汽车喧哗的闹市中出入医院,他们也感觉特踏实。三十年前,他俩带我吃美食,认识这个世界;现在我带着他俩回忆美食,认识新世界。我突然觉得,照顾好老人就是照顾好未来的自己。



传承中华文化
弘扬国医国药

山川大药房

义丰号地址 望春东路86号
电话 :0579-87830120 87126908
西站店地址 城北西路220号
电话 :0579-87117752